

CAMBRIDGE

剑桥政治思想史丛书



*Early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omer to the Sophists*

早期希腊政治思想： 从荷马到智者

迈克尔·加加林 (Michael Gagarin) ◎编译
保罗·伍德拉夫 (Paul Woodruff)
蒋栋元◎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剑桥政治思想史丛刊



早期希腊政治思想： 从荷马到智者

*Early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omer to the Sophists*

迈克尔·加加林 (Michael Gagarin)

保罗·伍德拉夫 (Paul Woodruff)

编译

蒋栋元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早期希腊政治思想：从荷马到智者／（美）加加林，（美）伍德拉夫编；蒋栋元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5620-4826-8

I. ①早… II. ①加… ②伍… ③蒋… III. ①政治思想史—古希腊
IV. ①D0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5979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5.375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arly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omer to the Sophists

(早期希腊政治思想：从荷马到智者)

ISBN - 13 : 9780521437684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13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 - 2011 - 4924 号

中译者说明



一、本书不是从希腊文直译，而是从英文转译，为减少二次翻译的误差，译者尽可能地忠实于英语译本，有时宁可拘泥一些。相对来说，诗歌部分的翻译更严格，尽量用中文的一行严格对应英文的一行，哪怕不太符合汉语的语序。译者认为有必要给出英语译文的时候，会在圆括号里用正体字给出，区别于英译本给出的用斜体字表示的希腊语原文。行文中圆括号里的文字，凡英文都是中译者给的，希腊文都是英译者给的。在不确定或者有疑问的地方，译者参考了另外的汉译和英译，如果其他译法与该剑桥版英译本有较大差异，而这个差异对于理解文本的政治哲学内容又比较重要的话，就在译注中引用那些其他的译法，供读者参考。引用过的中英译做，在《中译者说明》的结尾列出。

二、关于本书各种符号的用法，请参考英译者前言。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英译本的页码，中译者用页边码来标出，页码出现的位置表示从那一页开始，而不是在那里结束。

三、人名地名的译法：首先参考该文本最通行的中文译本中的译名，其次参考的是维基百科上《希腊神话人名译名列表》、《希腊神话地名译名列表》。仍然找不到的话，就根据网络检索的结果采用汉语中最常见的译法。

四、译文参考：

以下列出的作家不是译者参考过的其他译本的所有作家，列出的译本也不是译者参考过的所有中英译本，仅仅列出在脚注中引用过的译本。

荷马：

《伊利亚特》，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奥德赛》，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赫西俄德：

《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Evelyn-White, Hugh G. , *Hesiod : The Theogon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9).

Frazer, R. M. , *The Poems of Hesio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3).

West, M. L. , *Hesiod : Theogony, Works and D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st, Glenn W. , *Hesiod : Volume I, Theogony. Works and Days. Testimoni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007).

阿基洛科斯：

Gifford, Edwin H. , *Eusebius : Praeparatio Evangelica* (Typographeo Academico, 1903).

欧里庇得斯：

《古希腊悲剧经典》，罗念生译（作家出版社 1998 年版）。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周作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年版）。

《古希腊悲喜剧全集》第四卷，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

Kovacs, David, *Euripides : Cyclops, Alcestis, Mede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94).

Blondell, Ruby, *Women on the Edge : Four Plays by Euripides* (Routledge, 1998).

Svarlien, Diane A. , *Euripides : Alcestis, Medea, Hippolytus* (Hackett Pub Co. , 2007).

希罗多德：

《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Godley, A. D. , *Herodotus : The Persian Wars, Volume II: Books 3 ~ 4*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1).

Rawlinson, George, *Herodotus*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 1999).

Cary, Henry, *The Histories of Herodotus*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5).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Lattimore, Steven, *Thucydides :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ckett Pub Co Inc. , 1998).

Crawley, Richard, *Thucydides :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Hammond, Martin, *Thucydides : The Peloponnesian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老寡头”：

Marchant, E. C. , *Xenophon in Seven Volumes, Vol. VII: Scripta Minora; Pseudo-Xenophon: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William Heinemann, 1984).

普罗塔哥拉：

Taylor, C. C. W. , *Plato's Protago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高尔吉亚：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苗力田主编，颜一译（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安提丰：

Maidment, K. J. , *Minor Attic Orators, Volume I: Antiphon, Andocid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41).

阿尔西达马斯：

Van Hook, La Rue, *Alcidamas: On The Sophists* (The Classical Weekly, Vol. XII, January 20, 1919, No. 12).

《双重论证》：

Robinson, T. M. , *Contrasting Arguments : An Edition of the Dissoi Logoi* (Arno Press, 1979).

蒋栋元

2013年3月

前言

vii



该书收录的文章段落大多数都很短，其中很多是残篇。它们全部是学术上深入研究的主题，不大能以这种格式晾出来。我们尝试提供足够的解释材料，使学生达到对文本的基本理解。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生可以参考后文的书目表。所有读者都要注意，这里呈现的文本不是毫无争议的。

我们在选取文本时比较慷慨。有些文本真实性存疑，但反映了柏拉图（Plato）之前的政治思想，所以也被收入了。有些文本被选入不是因为它们关于政治理论的说法，而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与我们主题直接相关的其他文本。文本的真实性成问题的话，会在注释里提到。我们根据文体来安排文本顺序，把智者们放在了最后。我们没有选入反映苏格拉底（Socrates）思想的文本，那是这个丛书系列另一本的主题。作者与大事年表见下文第 xxxii ~ xxxv 页（见边码）。除非特别指出，所有年代都是公元前。

我们的翻译力求清晰和准确，大多数文本保持了希腊语原文的结构。希腊诗歌的翻译大致是一行对应一行，诗歌段落配有希腊文的行数，以方便引用。重要的词语比如 *dike*（“正义”）尽可能译得通篇前后一致。一些古希腊技术用语比如 *aretē* 和 *hubris* 没有近似的英语对应词，并在现代学术讨论中发展出了自己的历史，我们直接给出拉丁字母拼写，并

viii 在词汇表中讨论。我们一般用方括号 [] 表示插入文本的解释性内容,用尖括号 〈〉 表示现存古希腊文本里没有但(在我们看来)原文本来有的内容。我们一般根据主题来安排资料的顺序,不过对不同作者可能有不同安排。需要相互参照的地方我们用“fr”后接粗体数字来指涉文本段落,即使该段落在学术上不算残篇(fragment)。^[1]

我们为这本书里的所有希腊文本提供了新翻译。加加林(Gagarin)主要负责《赫菲斯托斯颂歌》(*Hymn to Hephaestus*)、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小悲剧作家们、“老寡头”(the Old Oligarch)、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高尔吉亚(Gorgias)、普罗狄科(Prodicus)、安提丰(Antiphon)、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埃文努斯(Evenus)、克里底亚(Critias)、利柯弗伦(Lycophron)、阿尔西达马斯(Alcidas)、《扬布利柯的无名作者》(*Anonymus Iamblichi*)和《双重论证》(*Dissoi Logoi*)。伍德拉夫(Woodruff)主要负责荷马(Homer)、赫西俄德(Hesiod)、阿基洛科斯(Archilochus)、提尔泰奥斯(Tyrtaeus)、梭伦(Solon)、泰奥格尼德(Theognid)文丛、西蒙尼得(Simonides)、色诺芬尼(Xenophanes)、品达(Pindar)、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伊索(Aesop)、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医学作家们、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希庇亚斯(Hippias)和不知名的智者。迈克尔·尼尔(Michael Nill)博士初译了德谟克利特、高尔吉亚、“老寡头”的文本,我们在翻译时非常倚重。马克·吉

[1] 中译在需要参照的地方用“选文加数字”的方法表示,如“荷马选文2”表示本书所选的标号为2的荷马文本。——译者注

福德 (Mark Gifford) 为伊索、“老寡头”、医学作家们、悲剧残篇的翻译出了力。他还为修昔底德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评论；修昔底德的译文，本来是要校订霍布斯 1626 年的译本，但在把译文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产生了一个新译本。加加林和伍德拉夫两人校对编辑了所有译文。

导 论

西方政治思想始于希腊人——不仅始于公认的巨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Politics*)，也始于一批年代更早、知名度更小的思想家。本书的目的，是展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正式的著作开始支配和主宰政治理论的表述之前，那些被提出和争论的范围广泛的关于政治与人类社会本性的观念。

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政治思想包含了所有希腊人认为对城邦(或者说 *polis*) 的运作而言重要的内容：政治理论、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修辞学等等。前 5 世纪下半叶，这些主题汇聚在智者们的教导中，他们的专职是为青年参与公共生活做准备。然而，早在智者之前，这些主题在作为希腊人文化记忆的诗歌里就是中心主题。因此，本书中的文本展现了三十多位作家的思想，包括诗人、哲学家、剧作家、史学家、医学作家，当然还有智者。因为智者们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作出了最显著的贡献，他们存世的作品在此被完整译出。至于其他作家，我们收入反映了智者们影响的文本，还有主题与这一时代的政治思想相关联的早期文本，比如关于人的本性、人类社会的起源、法律的起源、正义的本质、好政府的形式、财富的分配、权力在不同性别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的文本。

以往对智者的叙述经常预设柏拉图和后世思想家的视角，^x 这些思想家追问智者以什么方式论及了或没有论及古典哲学关注的主题。本书把智者和他们的前人、同时代人一起展现，我们希望借此倡导一种观念：智者们是对这些主题的漫长探索传统的集大成者，而不只是古典政治理论的先行者。古典政治理论的传统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对现代思想影响深远，以至于大大掩饰了前人对政治思想的贡献，是为憾事。政治思考在柏拉图之前已有长足进展，为雅典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制发展提供了基础。希腊作家早在荷马和赫西俄德时就了解共同体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而智者对这个观点给出了理论支持。此外，到前5世纪晚期，目光敏锐的作家如修昔底德已经从痛苦经历中得到教益：共同体的所有成分都必须在政府中得到代表，不能允许任何阶级——甚至是平民（或者说 *dēmos*）——僭越欺压其他阶级。修昔底德的政治思想（在很多方面预示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显然是智者时代里创新思考的产物——这一时代对现代思想仍有可观的间接影响。

历史背景

前5世纪以前的希腊政治史不得不借助诗歌和考古学证据的补充，通过后世资料来重构。荷马史诗回顾了结束于前12世纪的青铜时代，当时迈锡尼有伟大的王者；但同时史诗反映的生活实际是前8世纪的——希腊分裂成一些小共同体，由被称为国王的世袭贵族掌管。《伊里亚特》（*Iliad*）第2卷展示了希腊军队的集会，会上只有国王们有权发言。荷马引入平民特尔西特斯（*Thersites*）的形象，大概是在回应对这

个体制的一些常见的抵触。特尔西特斯试图在军队集会上发言，但根本没机会，奥德修斯（Odysseus）在与会者的哄笑中赶跑了他。

xi 赫西俄德的政治图景是类似的，不过采取的是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视角。权力掌握在国王们手里，正义显得脆弱而容易倾覆。赫西俄德满怀激情地赞许公正有力的司法过程，但深知在共同体中实现正义的机会渺茫，对此很悲观。政治变革是个遥远的可能。

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后的前7和前6世纪，希腊城邦（或者说 *polis*）兴起，宪制随之发展，成文法得以编纂。城邦（*polis*）是被文化和宗教纽带以及一些共有的军事和经济目标紧密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受训的重装步兵（甲兵）的发展逐渐侵蚀了骑士与贵族的主宰地位，后二者的权力来自他们购买马匹的财力。如此情势迫使城邦领袖们和有能力负担甲冑和武器的中等阶级同声共气。权力现在取决于城邦组织一支训练良好的甲兵方阵的能力，阵中兵士有足够多的共同利益是他们愿意团结起来共同保卫的，每个人都用盾牌保护他左边人持剑的臂膀。领袖们和他们的军队不得不为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并肩奋斗，阿基琉斯（Achilles）式的个人主义再无容身之地。这是阿基洛科斯和提尔泰奥斯的世界，雅典和斯巴达在这个世界里演进成古典希腊城邦的典范。

前7和前6世纪也是希腊各个城邦开始把法律书写成文的时代。城邦的法律通常被归功于一个特定的立法者，其中最知名的例子是斯巴达的吕库古斯（Lycurgus）和雅典的梭伦。据说，吕库古斯的法律得自德尔斐神谕，而梭伦几乎改写了极度严苛的前人德拉古（Draco）所作的一整套法律。这一时期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反映了军队服役者的利益，即农民、

工匠、商人等中等阶级的利益。政治改革的呼声如今不得不被严肃对待，较之某一个阶级一边倒的全面胜利，各阶级更有可能达成和解。

同时，人口增长和商业发展为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取代传统上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制制造了压力。在诸多城邦里，被称为僭主（*tyrannoi*）的非传统统治者通过相对平和的政变获得权力。即便是前6世纪梭伦在雅典的改革也不足以保住旧秩序，阻止庇西斯特拉图（*Peisistratus*）崛起，后者和他的儿子们统治雅典总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前561~前510年）。这些统治者通常有民众支持，无需诉诸武力维持地位。尽管如此，这类统治者的名称 *tyrannos* 在更晚的前5世纪被赋予了贬义，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僭主”一词唤起的意象是由非法暴力支持的不加控制的贪欲。不过，这个意象不符合我们所知的早期僭主，而修昔底德一反雅典人的成见，力主庇西斯特拉图和他的儿子们是好统治者，他大概是对的。 xii

自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一直在输出过剩人口，在他们的船只能驶到的地方建立殖民地。尽管在政治上独立，但殖民地通常与母邦保持着紧密的文化联系，有些情况下也保持了经济联系。截至前6世纪末，几乎所有西西里（*Sicily*）和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都是建立的殖民地。前5世纪，殖民地继续建立，这提供了讨论理想法律和宪制的实践背景。例如，智者普罗塔哥拉应召协助起草图里伊（*Thurii*）的宪法，该殖民地是伯利克里（*Pericles*）和雅典同盟前433年在意大利创建的。

希腊公民阶级的主要活动是战争，而这解释了同一时期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中产生的军事分类的重要性。前5世纪末的雅典，船员、步兵和骑兵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富人能

够负担马匹，加入骑兵。而仅达小康的人能够负担甲胄和武器，充当重装步兵。穷人除了自身之外没什么可以贡献，一般在海军效力。希腊政治的实践问题是让这些集团既能合作，又保持平衡。

前5世纪，希腊城邦一般是被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统治。寡头制满足了贵族的利益，但有一些贵族如伯利克里同样在民主制中占据领袖地位。寡头制经常被其支持者说成以 *euno-*
xiii *mia*（字面意思是“良法”）为特色，但事实上民主制像其他任何政体形式一样依赖法治，而民主雅典不久就以好讼闻名。

这里不再进一步概述希腊政体形式了，我们将要描述雅典和斯巴达的体制，两者在前5世纪和后世成为宪制争论的模型。^{〔2〕}它们是前5世纪希腊最重要的两个城邦，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的两个主要对手。修昔底德记录了这场战争的历史，他把两个政治体制的冲突描述为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冲突，本书中很多其他作者明确地或暗含地论及了两个城邦或其中之一。

雅典和斯巴达

前5世纪的雅典政府是希腊民主制的典范。公民大会（*Ekklēsia*）向所有公民开放，并兼有立法权威和影响邦国政策与行动的可观权力。公民大会的事务由五百人议事会（*Boulē*）

〔2〕 写这两个城邦的书，很多都好，我们推荐这些作为起点：R. K.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Cambridge, 1988), Mogens Herman Hansen,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1991), Paul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 ~ 1362 BC* (London, 1979). 关于雅典，可以很方便地参考亚里士多德著《雅典政制》(Penguin Books, 1984), P. J. Rhodes 译，附有导论和注释。

筹划，议事会成员每年一次由抽签选出，每人最多供职两届，不能连任。管理的职责由 10 位统治者 (*archōns*)* 和一群小官员掌握，他们也是每年一次抽签选出来的。多数司法判决由大众法庭作出，陪审团完全自主，数量庞大，有时可达 500 人。司法职务向所有公民开放，每起审判都抽签挑选陪审员。司法陪审团不听命于任何更高的意见，他们的判决一旦作出，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可以上诉。对陪审员和公民大会会员职务的补偿比较微薄，但足够维持基本生计。

因此雅典几乎所有公共决策都由业余人士作出，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就回归私人生活，成为一个专业政客几乎不可能，xiv 除非持续地在公民大会和大众法庭上劝导公民赞成自己的意见。不由抽签选举产生、也不受任职条例限制的职务只有军队首领。最著名的雅典领袖伯利克里之所以能维持领袖地位，(按修昔底德的记述)就是由于他不但有能力在公民大会上说服雅典人跟随他的领导，而且长年被选举为将军。

雅典民主制 (*dēmokratia*) 是一个权力掌握在平民 (*dēmos*) 手中的政府形式。然而在古希腊，*dēmos* 仅指成年男性公民。女人和奴隶从来不被当做完整的公民，不被允许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就像直到相当晚近的多数民主政体的情况一样，权力掌握在不到 1/4 多的人手中。〔3〕

关于斯巴达政府，我们所知更少。我们现有的资料大多不是来自斯巴达，多数情况下这些记述的可靠度是有疑问的。

斯巴达有两位世袭国王，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军事领导。还有长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两者关系不能确定。所有司法

* 中文一般译为“执政官”。——译者注

〔3〕 就我们目前所知，有资格参与政治决策的人口比例，雅典和内战前的美国几乎相同。